

釣金龜

(郭榮忠)

在「釣金龜」裡，小花臉張義（賴萬居飾）釣得一隻金龜，回家告訴老母張康氏（李寶隆飾），母子歡喜，於是拉二簧、拍慢板，張康氏又看又唱，欣喜之情，溢於言表。後來張義聽說哥哥張宜（一說張仁）在祥符縣為官，不顧老母，於是他對待老母時也有怨言，甚至推倒其母，薄情之時，那張小花臉神氣活現，有個觀眾說：「恨不得跑上台去賞他一個巴掌！」

飾演老旦張康氏的李寶隆，唱作俱佳，尤其是那段痛斥兒子不孝時，唱二簧搖板，淚流滿面，聲調轉為悲切，觀眾掌聲連連，唱來一頓一挫，甚為得體高揚低抑，有板有眼，舉手投足之間。

館外，夕陽的餘溫飄盪着，觀眾川流不息的脚步聲却震響了六月透明而靜止的空氣。一陣鑼鼓，「華岡藝展」的國劇公演，前晚，推出了及四齣好戲。

思凡

國劇

金山寺

「思凡」乃是描述女尼趙色空因不耐以青春年華長伴青燈古佛，因而毅然逃奔下山還俗的一齣昆曲。

飾女尼趙色空的孟小芳，把一個思春的女尼刻劃得維妙維肖，例如在第二支曲「山坡羊」時，她唱道：「正青春，被師父削去了頭髮，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，見幾個子弟們遊戲在山門下。他把眼兒瞧着咱，咱把眼兒覷着他，他與咱，咱共他，兩下裡多牽掛。冤家！怎麼成成就了姻緣？就死在閻王殿前，由他把那確來春，鏗來解，把那磨來揆，放在油鍋裏去煉，噯呀由他！」一由崑腔，唱得眉揚目轉，巧笑顧盼，觀眾一直讚道：「好，好！」

最後她唱道：「從今後，把鐘樓佛殿遠離却，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，憑他打我罵我，說我笑我，一心不願成佛，不唸彌陀般若波羅——但願生下一個小孩兒，却不道是快活殺了我！」結果她逃下山來，幕也隨之落下。

遊園

(張宏韜)

當晚中軸「遊園」，是明代傳奇小說「牡丹亭」中的一段。

此劇情節是南安府小姐杜麗娘，在侍女春香的伴同下，遣入後花園一遊；見嫣紅姹紫，鶯聲燕語，而與韶華虛度之歎；因懷難遣之餘，終意興與闌珊，倦然而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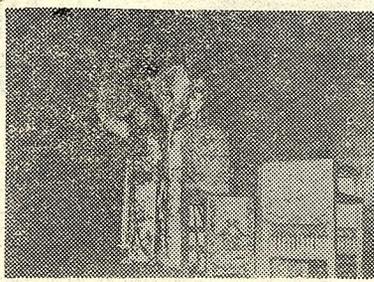
由菊壇名伶邵佩瑜飾的杜麗娘，非但扮相清麗，尤其懂得體會劇情，擅長內心表演，唱腔幽怨，做工細膩，充分流露出閨門名旦的惜春之情。同時，更佐以周鳳丹、蔣明（均屬玩票）的笛賞心悅耳，烘托襯墊極佳。

張素貞扮演的玲瓏的丫環春香；一對大眼睛，運用得十分靈活。嗓音圓潤，唸白清亮，尤其是與杜麗娘的一段「臥雲」，更掀起的陣陣如雷的掌聲。

大軸「金山寺」，是家喻戶曉的故事「白蛇傳」的一段；由許仙至金山寺求救起，至白娘娘與小青借水遁逃止。最出色的是李秀芝，演起白娘娘來，功架十足，加之唱得徐徐入扣，一段慢板，韻味悠揚，佳腔迭出，博得不少喝采。尤其是對許仙薄倖的幽怨之情，愴哀悱惻，一字一句，唱得令人鼻酸。李映淑的許仙，扮相非常瀟灑，唱腔雖不多，但因臉上戲好，演來極為討喜。小師傅李寶輝很神肖，他道白清脆，舉止詼諧，演得非常到家；一句「師父！水滿金山寺囉！」博得了一個滿堂彩，調和氣氛不少。全劇高潮，則在復讐佛、妖相闖一幕，二十餘位佛、妖各自揮動銀槍，打得十分緊湊，在全堂不斷的掌聲中，壓軸好戲始告結束。在館外，天氣有些清冷，擁擠在藝術館出口處的觀眾却仍在談論着，剛才下戲的幾齣好戲。



上台後在，前場登墨粉學同專戲。頭鏡的粧



）娘麗杜姐小——照劇「園遊」
飾貞素張）香春女侍偕（飾瑜佩邵
園遊春賞



訪臺東北車站

「本報記者孫若蓮專訪」票證樣式經常可以改變。公路局臺北車站副站長吳章長在答覆記者時如此表示，他說：「主要是堵塞流弊，並沒有其他用意。」

華岡班車每天有七十一班次，另有七十三班次陽明山線的車子，都歸東站調配，「行」的問題一直是同學們所最關心的，本報在這次全省公路月票改革之初，特地訪問東西站兩方意見。

據東站方面表示，早在民國四十多年時就曾採用「撕票」方式，這次改革樣式，是因為「剪洞」的弊端多，不得不再次復古。一般所稱的弊端，不外乎塗改、冒用與一日數乘等幾種毛病。

記者訪問西站副站長任學禮時，他表示，這番改革，純粹是他們的「內部問題」，他否認以前曾經使用過撕票的方式。

他說，撕票方式的革新對公路局方面有兩大好處，一是便於考核車掌小姐的工作成績，以便在頒發「載客獎金」時有所憑據。另一是爲了統計載客人數，以便合理地調配班車次數。

姑且不論以前是否使用過撕票方式，省公路局這項改革，除對其本身考核、統計上有所方便外，兩位副站長都認爲對流弊之杜絕並無絕對的把握。

以前的公路月票僅是票面一張，每天上下課乘車時各剪一個洞，乾脆俐落，現在改用厚厚一本回數票，每上車時撕一張，顯然比較麻煩。省公路局這項新措施是好是壞，此時尚難斷言，祇有使用一段日子後才得分曉了！

談月票之改革